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為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為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

吳訥

編集



賜宰臣韓絳上尊號不允批答

朕聞唐虞之世君臣吁俞相與勅戒以康庶事未聞其自耀功德大爲名稱以動天下之聽朕以涼菲獲承皇緒固已極崇高之位號矣嚮者奉郊宗之祀三事大夫亦屢以徽冊來上而愧不敢從方且嘉與衆賢夙寤晨興以營極治之業要之萬世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不猶愈於虛名歟臣之尊君義則勤至朕守弗奪毋煩數陳

賜宰臣王安石乞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垂象之變咎在朕躬內惟非涼敢不祇懼避朝損膳欽天之渝神休震動銷去大異而三事庶尹咸造在庭願復舊常至于再三且星降畧德猶賴交修況天畏悲怵固當屢省弭裁嚮福其庶幾焉

文章辨體卷之十五

文章辨體卷之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詔

漢高祖入關告諭

真氏曰告諭之語纔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爲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真氏曰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

意

天下共立義帝比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獄讞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皆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追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遺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又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議振貸及養老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躡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音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

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上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雨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庶吏

之未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也
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一匹庶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刑左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歸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爲令

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夫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末末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

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頌繫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諸儒當鞠繫者頌容同繫之

讞獄詔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奪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

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效

法與盜盜類師古曰與盜盜者言其益為盜也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流米為粥也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即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
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
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顏氏曰加惠者老若賓旅也考老復孝敬選豪俊講
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
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雍同於上聞也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
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
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
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方道也聞傳聞也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
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第
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察茂材異等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或有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音捧有逸氣不循軌轍也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
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舉賢良文學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
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大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有喪者勿繇事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姓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懼之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請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祀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耻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脩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議罷郡國廟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成帝減死刑詔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苛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諭東平王傳相詔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光武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

議省刑罰詔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

命郡國給廩高年等詔

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合知忠臣孝子慈范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

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道

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食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令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橐遺謁者案行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備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置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明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車車輶輪供綬執綬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醑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廷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其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實政失於上人受其咎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螿賊詳刑慎罰明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申明車服制度詔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在
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檐石之儲而財力盡
墳土伏獵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
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及耳
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宜下郡國

章帝三公糾非法詔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
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
終尤為僭奢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
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臨
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車者備為
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
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
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
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
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
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選高才生受學詔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
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草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真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撥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恟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

二千石各尚寬明而舍當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却貢獻詔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崇節儉詔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若斯何以承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鷲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魏明帝日蝕不許禳祠詔

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勅政自脩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奏欲遣上公與太史令禳祠之於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脩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唐高祖錄用隋氏子孫詔

朕觀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曆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主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太宗建三師詔

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夫三師之位黃帝學太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字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號叔前代聖王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置三師之位

錄用名臣子孫詔

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棄之還齋其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以來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

死刑五覆奏詔

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

中五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止

謹死刑詔

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奏聞

諸儒配享詔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

舉縣令詔

朕聞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著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其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玄宗追封孔子文宣王詔

朕聞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故能立天地之大本成天地之大經美政化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寔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官縣贈弟子爲公侯伯主者施行

代宗却獻祥瑞詔

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恠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武宗毀佛寺復僧尼爲民詔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寔興勞人力於土木

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壞法害人無踰此道且一夫不作有受其飢寒者今天下僧尼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率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凋瘵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用以經邦豈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盡臣協予至意條律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高腴上田數千萬頃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至意

宋太祖減吏員均俸詔

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奉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未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内州縣官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

置賢良方正詔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耻肩於常調懷謹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許詣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太宗勸農舉賢詔

朕祇膺顯命獲嗣慶基懼德不明乘奔是戒其於夙夜罔敢荒寧常念食於民天賢爲國寶當勸農而重本務設爵以延才至於草木效祥羽毛呈瑞顧惟涼薄所不敢當應諸路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祥瑞來貢獻

仁宗復給職田詔

職田所以惠庶吏而貪者並緣於私侵漁細民滋益爲害此詔有司罷職田如聞勤事吏祿薄不足以自贍朕甚憫焉其復給職田即多占佃夫若無田而令出租者以枉法論

命天下州縣立學詔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得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人以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

神宗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徂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鑿矣今下郡國招揀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

理宗改元詔

春秋謂一爲元謹始也朕以眇身託於萬民之上深懼不德戰戰兢兢自反而思惟日不足中外臣僚宜直言時政毋有所諱布告天下咸與惟新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

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晉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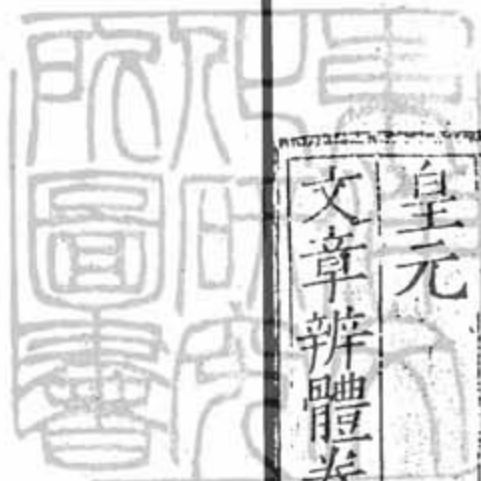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知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註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各加封爵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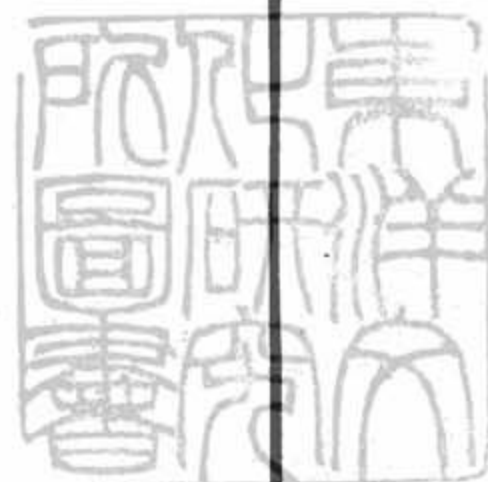
元武宗追封孔子詔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在

皇元

文章辨體卷之十六





東洋研究會
圖書藏